

七位華人樞機，恩寵上加恩寵

林瑞琪

中國教會里程碑：田耕莘樞機

歷來教會史上七位華人樞機當中，田耕莘樞機是第一人，他本身也保持多項獨特紀錄：

- *首位遠東地區的樞機；
- *第一位而目前也是唯一曾經在教宗選舉機密會議中投票的中國籍樞機；不止一次，而是兩次；
- *目前領受紅冠年期最長的樞機，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共歷二十一年五個月零四天。

一九五八年十月，教宗庇護十二世息勞歸

主，全體樞機雲集教廷選舉教宗。田耕莘樞機在較早前在德國遭遇車禍，生命得保但需以輪椅代步出席投票。一九六三年六月，田樞機又參與投票選出教宗保祿六世的會議。田樞機也是管理教區最多的一位，先後牧守山東陽穀代牧區、青島代牧區、北京總教區及署理台北總主教區。

于斌樞機，極備哀榮

于斌樞機是唯一擁有政治公職的，（有關田樞機及于樞機的生平，詳見本刊今期陳方中教授

的鴻文。)于樞機在二戰期間當選爲國大代表，以此身份奔走於歐美爲中國爭取國際公義支持。一九七八年八月，教宗保祿六世病逝，于樞機雖然身抱重疾，但仍決心到羅馬一行，不過出發時他曾對在台北機場送行的朋友說：「我老了，我能夠離開這裡前往羅馬參加教宗保祿六世的喪禮，但可能不會活著回來了。」(《公教報》1978-8-25, 頁8)不幸言中，于樞機在羅馬期間於八月十六日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七十七歲。于樞機的喪禮在八月十八日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由樞機院院長剛法朗尼樞機主持，有九十五位樞機出席。在天主教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位樞機有如此禮遇。(《公教報》1978-8-25, 頁8)

艱苦卓絕的龔品梅樞機

龔品梅樞機是七人中唯一曾坐牢者，他晉牧後六年即被囚獄中，歷三十年，但最終竟以九十八高壽成爲七位樞機中目前最長壽的一位。龔樞

機亦是唯一的曾是教宗「默存心中」的中國籍樞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七九年任命他，直至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才領受樞機紅冠。

雖然龔樞機在獄中渡過了三十年，但他卻是貫通七位樞機的重要人物。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舉行的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由于斌主持，田耕莘主教亦有出席。當年三十四歲的年青龔品梅神父，作爲上海重要的張家樓堂區主任司鐸，很有可能在大會上與田于兩位教長會面。一九五一年，龔主教轉任上海教區主教，奉教廷命兼任署理南京總主教區，代表于總主教履行職務。

一九八五年三月，胡振中樞機應邀訪問北京上海期間，勇敢地向當地的政府要求探望尚在獄中的龔樞機，這一要求雖因當時政治氣候的局限而未能成事，但胡樞機的勇氣卻使龔樞機再一次成爲國際傳媒的焦點，龔樞機亦在不久之後獲釋，兩位樞機成了未見面而心靈相通的朋友。

一九八五年七月，龔樞機返回徐家匯主教府

休養後，湯漢神父多次前往上海探望他，成爲他最多接觸的「海外」友好之一。龔樞機於一九八八年赴美就醫，其後定居美國，單國璽樞機亦很細心的安排美國之行，特意拜訪這位前輩。

至於上海出生的陳日君樞機，與這一位上海樞機淵源更深。一九四三年當陳樞機在震旦中學就讀中一時，校長就是龔品梅樞機，陳樞機表示，當時的龔校長有親自授課，主要是教授拉丁文，方便同學擔任輔祭，但也婉轉地鼓勵他們考慮修道聖召。（筆者訪問陳樞機，2012-8-10）果然一年之後，少年的陳日君同學就加入了慈幼會的備修院。可以說，龔品梅樞機的一生，竟緊扣著七位樞機的歷史。

內斂而沉實的胡振中樞機

胡樞機在一九二五年生於廣東省五華縣天主教家庭。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晉鐸，其後赴羅馬傳信大學攻讀聖教法律獲博士學位。曾在台灣苗

栗傳教，一九七五年奉委爲香港教區主教；一九八八年六月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昇爲樞機。

胡樞機在主教任內大力促進了香港教區對國內教會的服務。一九八零年特意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專責促進中港兩地的交談，並依照國內教會所需，提供適切的協助。一九八九年五月，胡樞機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其中特別提到要求香港教友關注國內教會的發展，勇敢地承擔「橋樑教會」的使命。牧函剛發表之際，北京市的民主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最終卻遭到當局武力鎮壓，演變成「六四」事件。樞機親自主持了大彌撒，以悼念死難學生並爲祖國祈福。但另一方面，胡樞機對國內教會的關注，並不因「六四」事件而有稍減。在九十年代，胡樞機鼓勵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教授成員到國內任教。

胡樞機在逝世前六年開始患上骨髄癌，但從來未有向外流露其病苦。相反，樞機仍勉力履行牧職，更在二千禧年領導香港教區舉行「教區會

議」，為教區的未來立定發展方向。每一階段的全體會議，樞機皆全程參與，其時已深受骨髓癌折磨，但作為大會主席，每次會議皆正襟危坐，細心聆聽與會代表的發言。十年之後回想起來，對樞機的敬佩油然而生。

務實謙下而睿智的單國璽樞機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單國璽主教為樞機。單樞機年青時負責耶穌會的青年培育工作，翻譯有《獻身與領導》一書，至今仍是許多公教青年領袖成長中的良伴。

一九七六年暑假，年青的單國璽神父犧牲暑期的休息機會，到台灣山地進行兩個月很多意義的牧靈工作。其後應同會的輔大神學院房志榮院長神父邀請，寫一點經驗反省；雖然只是短短兩個月的實幹，單樞機憑其觀察能力之強，及奔走服務的熱切，寫出長達十六頁紙涵蓋部落建設、福傳、禮儀立足本地、山區發展等多個重要範疇

的完整報告，刊於《神學年刊》。這亦奠定了一九八零年單神父出任花蓮教區主教後的牧民綱領。

一九八七年四月，台灣主教團舉行全體大會。單樞機雖然在全台主教當中年資尚淺，但卻獲各主教一致推舉為主教團團長。台灣新聞界當時感到十分意外，但教會內神長卻深慶得人。

一九九一年單主教轉任高雄教區主教，到任後即深受神長教友的熱愛。教友都喜歡尊稱他為「單總主教」，可見樞機在教區內所受的深厚認同。單樞機又向教廷推薦年富力強的林吉男副主教為輔理主教，委以重任，一時傳為佳話。

二零零六年八月，單樞機發現罹患了肺腺癌，隨後一年，樞機開始進行走遍全台灣各地舉行「生命告別之旅——人生思維巡迴講座」，與教會及社會上的各個團體分享他對生命、信仰、人生價值的看法。二零零八年二月，單樞機來港出席聖神研究中心的研討會，會上曾向筆者表示，癌病是上主給他的一大恩賜，讓他勇於與他人分

享信仰，在過去的一年間向教外人士的宣講，多於他過往數十年司鐸生涯的總和。

陳日君樞機才思敏銳

陳日君樞機一九三二年生於上海；一九六一年在意大利都靈晉鐸；一九七八至八三年間任慈幼會中華省會長；一九九六年任香港教區助理主教；二零零二年接任香港教區主教，二零零六年二月蒙教宗擢昇為樞機，成為歷來國籍樞機的第一人，亦是慈幼會在當時的第八位樞機。

陳樞機是眾多樞機當中，最能夠與人開玩笑亦最能接受別人向自己開玩笑的長者。筆者尚記得在一九九四年一次接待中國年青神父的午餐聚會中，因應陳樞機（當時尚只是陳神父）在座，趁機向幾位年青神父講述職務、權力與聽命的關係。筆者說，「陳神父擔任省會長時是一位十分嚴厲的長上；一旦退下職務，立即成為比初學生更聽命的會士。」當時的陳神父聽了這話立即認同

說，「對呀，我年前在上海教書時，接到會長的通知，要我返回香港，我即時更改機票，按照會長的指示回港工作了一年。」可見陳樞機的率直及可愛。但陳樞機也更坦白地感嘆一句，「可惜的是，現今的初學生都不怎樣聽命了。」

陳樞機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在羅馬領受紅冠後返港，邀請公教傳播界的工作者聚餐，席間筆者又開玩笑地問陳樞機，「教宗任命你為樞機，會否無關於你的成就，而是為了慶祝慈幼會來華一百週年紀念，所以選擇了華籍慈幼會士出任樞機？」陳樞機聽後開懷大笑說，「這完全可能，教宗在宣讀新任樞機名單時，很困難地讀出 *Ze-Kin* 之後，未立即讀 *Bishop of Hongkong*（香港教區主教），卻先讀 *Salesiano*（慈幼會士），可見教宗很重視我作為慈幼會成員的身份。」這番話，充份反省陳樞機的睿智及灑脫，非常人所能及。陳樞機的急智及能言，亦使他成為吸引傳播媒體鎂光燈的明星。又出於他的敢言，不少中外

傳媒都敬重他爲「香港的良知」，他能讓教會的社會訓導，常在公眾大氣電波中大放異彩。

湯漢樞機，名單中的晚輩

七人之中，以湯漢樞機年齡最小，也晉昇最晚（在領受鐸職及牧職而言），但卻是留在修院最長時間者，自進入華南總修院之後，除了在羅馬留學的幾年之外，湯樞機一直居住於聖神修院，已達四十二年。湯樞機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國籍司鐸中最早獲取神學博士學位者之一。樞機慎言敏行，往往能化解危機於未發。他堅持與中國教會各方面加強溝通，充份發揮「橋樑教會」的功能，促進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

影響湯樞機最大的肯定是他的雙重學長（華南總修院及傳信大學）胡振中樞機。胡樞機由提拔湯漢神父爲聖神修院神學部主任、校外課程部主任、聖神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教區副主教、「推薦」他爲輔理主教，一路上對他的器重有增無減。

而湯樞機行事的低調謹慎，也處處流露胡樞機的影子。湯樞機對胡樞機的敬佩遠超於下屬對上司的一般尊重，可說是情同父子；而湯樞機忍受外界批評或誤解的能耐，又確實盡得胡樞機真傳。

青壯年的湯樞機常在不同神學專刊上發表文章，其中《神學年刊》上「煉獄」教義的探討」等文章頗受注視。而當年討論 *demythologize* 一詞如何翻譯時，亦致力闡釋以「撒玄」取代「剔秘」。假如湯樞機不是不斷榮昇，而專注神學研究，則在漢語天主教神學團隊又可能增多一員新力軍。

結語

七位華人樞機各有特色，他們的生平往往互相緊扣，譜寫成中國天主教會動人的篇章。令人遺憾的是，七位樞機都曾經因爲政治的原因，無法在中原神州自由走動。但他們的影響力遠超地域及時間的限制。他們在中華大地上出現，就如《若望福音》所說的，是「恩寵上加恩寵」。 □